

他是大唐第一神探。在他面前，再狡猾的凶手，也会露出狐狸尾巴；再离奇的案情，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。

# 辣手神探 狄仁杰



# 辣手神探 狄仁杰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# 鄂新登字 04 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辣手神探狄仁杰 / 王俭亮、袁津、米若、辜琦编著. —武汉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6. 7

ISBN 7-5353-3428-8

I. 辣... II. ①王...②袁...③米...④辜... III. 儿童文学—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7499 号

书 名	辣手神探狄仁杰				
©	王俭亮 袁津 米若 辜琦编著		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87679199 (027)87679179		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hbcp.com.cn">http://www.hbcp.com.cn</a>	电子邮件	hbcp@vip.sina.com		
承 印 厂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		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		
印 数	1-8 000	印 张	12.5	字 数	150 千字
印 次	2006 年 7 月第 1 版,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				
规 格	680 毫米×980 毫米		开 本	16 开	
书 号	ISBN 7-5353-3428-8/I·785		定 价	18.80 元	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## • 沉香诗扇 •

001

商贩范笑山外出回家，却发现妻子黎玉儿被人杀死在床上，悲愤交加的他，马上向官府报案。狄仁杰来到案发现场，拾到了一把诗扇，诗扇上的题字表明，这把扇子是一个叫王学晟的人写给本县富户吴满庆的。狄仁杰命人将吴满庆捉拿归案，可是吴满庆却否认扇子是自己的，而且也不认识一个叫王学晟的人。案件陷入了僵局……

## • 错中错 •

013

两个蚕丝商人来到孔万德开的客店住宿，第二天一早，便结账一起离开，可是地甲胡德却在镇口的岔路发现了两人的尸体，于是他一口咬定是孔万德谋财害命。而孔万德突然发现，那两个死者只有一人在他店中投宿过，另一具尸体却是一个陌生人的。案情变得扑朔迷离，狄仁杰能解开其中的谜团吗？

## • 阳案阴审 •

037

狄仁杰微服私访，遇到患病的毕妈妈，听了她讲述的种种不幸后，狄仁杰疑心她的儿子毕顺是被媳妇周氏谋害而死，于是将周氏传到大堂，可是周氏坚决否认此事。无奈之下，狄仁杰决定开棺验尸，结果在毕顺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。得理不饶人的周氏大闹公堂，弄得狄仁杰没法收场。可是狄仁杰坚信自己的判断，于是一番巧妙布置。狐狸尾巴终于在猎人的眼皮底下露了出来。

## • 屋檐杀手 •

061

华家新娶的媳妇过门刚一天，就突然中毒身亡。而前一天，想闹洞房却遭到阻止的客人胡作宾曾扬言让华家三天之内小心防备。难道真的是胡作宾恼羞成怒杀害人命吗？狄仁杰勘察现场之后，却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……

## • 黄金案 •

073

山东蓬莱县令王立德被人毒杀，狄仁杰主动要求前往侦破此案。但是一到蓬莱县衙，就怪事不断：第一天晚上，狄仁杰居然撞上了王立德的鬼魂；捕快乔泰与马荣外出巡视时，发现有人落水，可是沿河打捞，却没有半点发现；狄仁杰到白云寺上香，却差点踏上陷阱，走上不归路。各色人物粉墨登场，案情的复杂性超出了狄仁杰的想像。于是，狄仁杰决定从王县令之死查起，抽丝剥茧，找出一切布局后的罪恶黑手……

## • 雨 师 •

121

一天早晨，有人发现，钟记当铺的掌柜钟慕期被人刺死在蓬莱县北门外废弃的鼓楼门前，而犯罪嫌疑人王三郎已被抓住，经过检验，王三郎身上的血迹正是死者的。可是，王三郎对此拒不承认。是王三郎想隐瞒什么，还是有人栽赃嫁祸？案情看似简单明了，但是却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……

## • 四 漆 屏 •

137

狄仁杰去州府公干时，路过牟平县。但是那里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：本县富商柯兴元十五月圆之夜大宴宾客，却忽然满面鲜血地奔出，翻过院墙，坠入了墙外的急流中；县令滕侃的夫人的尸体在城外的一片沼泽地里被人发现。这两件案子，看起来没有丝毫联系。但是协助滕侃办案的狄仁杰，微服私访，终于找到了这两桩案子的关键人物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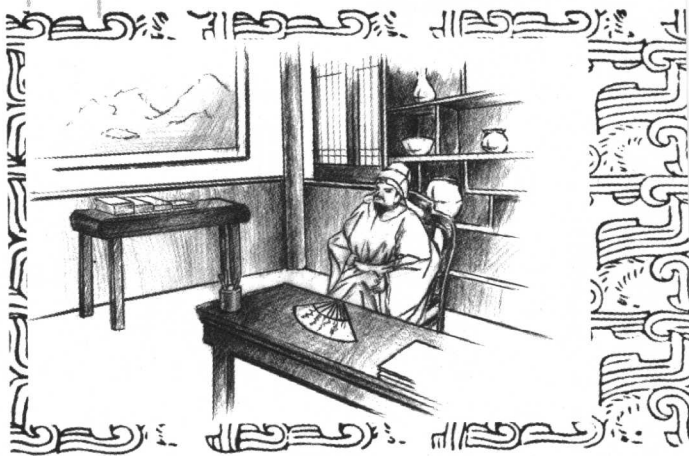
## • 荷塘蛙声 •

181

诗人孟岚被人杀死在自家荷塘中的凉亭里，而县衙金库不久前被人偷入，洗劫一空。狄仁杰发现，孟岚很可能知道盗金案的内幕，所以被杀人灭口。但是孟岚向来过着隐居生活，怎么会卷入这等不法之事呢？狄仁杰脑中布满疑窦，一筹莫展，但是，他却在荷塘中那些多嘴的青蛙呱呱的叫声中窥破了玄机，于是，他决定布下一个妙局，让凶手自投罗网……

# 沉香诗扇

还有一个王学晟呢？他也是案件的关键人物，但是所有人都不认识这个人，难道是个化名？难道其中另有隐情？狄仁杰看着折扇突然悟到只是追查吴满庆了，倒忘了这另一个人，不禁暗暗责怪自己疏忽大意了。



# 狄仁杰

## 引子

范笑山今天高兴着呢！想到明天就可以回家见到美丽的妻子了，他心中一阵阵激动。这次到外地做买卖，有两个多月了。范笑山恨不得今天连夜就往回赶，只是天色已晚，前面又是山路，他只好找间客栈住下，明天一早赶路，中午就可以到家了。

在客栈里，吃过晚饭后的范笑山拿出一支镶有美玉的银簪慢慢欣赏，这是他送给妻子玉儿的礼物。范笑山拿着银簪，美美地想着玉儿见到这银簪一定很喜欢。

只是，他想不到，他的妻子玉儿此刻正经受着磨难……也永远戴不了这银簪了。

## 1

一阵惊雷，黎玉儿从梦中惊醒，不，准确地说，她是被人骚扰醒了。一道闪电，她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有个陌生的男人正蹲在床前，用手朝她身上乱摸一气。

黎玉儿猛地从床上坐起，迅速抽出了匕首。这匕首是她每天睡觉前藏在枕头下面的，自从丈夫范笑山外出经商后，总有人对她鬼鬼祟祟，居心不良。没想到今天还真派上了用场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”黎玉儿拿着匕首，匕首尖指着那个男人大声喝道。

“别……你别叫……我就走……”那男人看见匕首后，吓了一跳，连忙退后一步，转过身仿佛要朝外走的样子。

黎玉儿松了一口气。

那男人见黎玉儿略一松懈，又突然反扑过来，抓住黎玉儿的右手，

把她按倒在床上。

“啊……你要干什么，走开……救命……来人哪……”黎玉儿一面拼命抵抗，一面高声呼喊。那人见她始终刀尖相向，无法近身，又怕喊声惊动了四邻，自己难以逃脱，便拗转黎玉儿握刀的手腕往她喉咙上一推，黎玉儿怎么会是他的对手，顿时血流如注。

可怜的黎玉儿身体很快软瘫下来，两脚抽动了几下，嘴角也抽动了几下，便停止了呼吸。

那男人见状，急忙撒手，立即往外逃去。

这时候天空下着大雨，那行凶人踏着院子里泥泞的小路，狂奔而去，忽然，男人站住了，一把折扇掉落在地上。男人低头匆匆看了一眼，继续向前跑，翻过院墙，转眼间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。

黎氏的邻居薛家夫妇，当天深夜似乎隐约听到过几声呼喊，但过后等了好久，又没听见有什么动静。这时屋外的雨点已由小变大，不断扑打着窗纸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夫妇二人怀疑刚才几声呼喊也许是自己的错觉，所以便没有起身去察看。

第二天天亮以后，薛家娘子想起昨晚的事，有点不太放心，打算去问问黎氏。谁知敲了半天门，竟然无人应声。她觉得很奇怪，平时这个时候黎氏早已起床了，怎么今天没有动静呢？但是大门紧闭，她也不敢破门而入。

吃过午饭后，她又来敲黎氏的门，还是没人开门，她不由着急起来，叫丈夫翻墙进屋，才见黎玉儿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早已香消玉殒。

“玉儿，我回来了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。”

正当薛家夫妇近乎呆傻地看着躺在血泊中的黎氏时，范笑山回来了。

范笑山看到原本温柔可人的妻子，竟然惨死家中，突然眼前一黑，一下子昏倒在地。

待他醒来时，狄仁杰正带着洪亮、乔泰、马荣等人在院中房中勘察现场。



“大人，是谁杀了我的妻子？我要为他报仇血恨。”范笑山说完放声痛哭起来。

“放心，我们官府一定会将凶手缉拿归案。”狄仁杰在里屋察看了一会，便到院子四周看看。

狄仁杰在范家院中的泥路上发现了一把沉香折扇，捡起来打开一看，只见上面用行草题着一首五言绝句：

郎去春山远，郎归秋水深。  
别来人寂寞，何处寄离情。

这是一首情诗，一首哀怨缠绵，意指两个有情人不能长相厮守的绝句。

“范笑山，你与你夫人感情如何？”狄仁杰看着这把沉香折扇上题的诗句，颇有趣味地问。

“大人，玉儿长得明眸皓齿，美丽动人，引得附近一些年轻的公子哥儿们十分艳羨。但由于她生来品性端正，对待不相识的男子冷若冰霜，我不在家时她几乎足不出户，因此平日很少有人公开上门去挑逗。我们夫妻结婚几年来甜蜜恩爱，相敬如宾。”

“哦。”狄仁杰点点头，刚才他看了那首诗后以为黎氏有个情人，现在听范笑山如此肯定也不好再追问了。

从折扇最后的落款上看，是一个名叫王学晟的人写给吴满庆的。狄仁杰问范笑山：“这两个人你认识吗？”

范笑山答道：“小人不认识王学晟，但吴满庆谁人不认识，就住在东面的那栋大宅院里。”

“他平日为人怎么样？你同他有什么来往吗？”狄仁杰问。

“此人祖上传下良田千顷，家财万贯，是昌平城里有名的财主，但平日行为放荡，经常出入烟花巷中，小人与他素无交往。”范笑山说。

狄仁杰收起折扇，又朝里屋走去，当他发现里屋房门的锁是被撬开的后，沉思了片刻。这下狄仁杰肯定了，这黎氏应该没有情人，就算有，也不会是黎氏的情人杀害了她，如果是情人是不需要撬开房门的。

“大人，这折扇是吴满庆的，那么一定是他对玉儿起了淫心，昨晚来强奸不成就杀了她。请大人速速逮捕他。”范笑山恨恨地说。如果吴满庆在场的话，范笑山肯定会跟他拼命。

狄仁杰对范笑山说：“请你节哀，好好安葬你的夫人，到底是谁作奸犯科，我们一定会找出来的。”

说完，狄仁杰返回了衙门。

3

返回县衙后，狄仁杰立刻传令将吴满庆带回衙门。

吴满庆正在家里吃晚饭，当乔泰与马荣请他上公堂的时候，他傲慢地说：“我犯了什么事吗？”一副纨绔子弟的样子。

“大人请你去公堂一趟，有一宗命案需要你的协助。”乔泰平静地说。

“哦。那就走一趟吧。”吴满庆毫不在意，随乔泰来到了公堂。

公堂之上，狄仁杰已在等候。

“你就是吴满庆？”狄仁杰问。

一个白净面庞的年轻后生，抬起头随意地说：“小生正是。不知大人传小生有什么事？”

狄仁杰说：“吴满庆，你为什么要深夜潜入范笑山家，谋杀其妻黎氏？赶快从实招来。”

吴满庆一听，惊得脸无人色，顿时连喊冤枉：“大人，我都不认识范笑山，更不知道他家了，怎么会偷偷溜到他家去呢？”

狄仁杰将题诗的纸扇往他面前一丢，拍了一下惊堂木，怒声喝道：“你的罪证已留在了杀人现场，还想蒙混抵赖，难道不怕吃皮肉之苦

吗？”

吴满庆看了诗扇，还是叫冤：“小生根本就不认识王学晟，怎么会请他题诗呢？小生的纸扇上的题诗都是本城有名的秀才写的。这个王学晟没听说过，请大人明鉴。”

“看来不用大刑你是不会招了？”狄仁杰狠狠地说。说完，示意衙役将许多刑具搬了出来，那吴满庆本是个纨绔子弟，一看这些酷刑器具，吓得几乎哭出声来：“大人，小生真的没有杀过人，冤枉啊。我昨晚根本就沒出过门，近日连续饮酒作乐，伤了身体，昨天身体很不舒适，很早就躺下休息了。”

“那可有人证，证明你昨晚一直在家待着？”狄仁杰问。

“那……那倒没有。我吃过晚饭后就独自在房间休息，我休息的时候是不准仆人进我房间的。”吴满庆老实地回答。

“那就是没有人能证明你昨晚在家了？你还敢狡辩你没有到范笑山家行凶？”狄仁杰狠狠拍了下惊堂木。

“来人！用刑！”狄仁杰命令。

狄仁杰一向不主张用刑，但是现在不用刑恐怕吴满庆是不会招了。

夹棍夹上吴满庆的手，两旁的衙役刚一使劲，这从没吃过苦头的白面书生立刻疼得哇哇叫，大声哭了起来：“大人，我招……我招……人是我杀的。”

狄仁杰吩咐用刑的人撤掉刑具，让吴满庆从实招来。

#### 4

狄仁杰将吴满庆押入大牢。吴满庆强奸杀人的罪名已经成立。只是狄仁杰隐约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，但是哪里不对劲，狄仁杰一时半刻也说不上来。

这天，吃过晚饭，狄仁杰拿着那把沉香折扇在书房里细细揣摩，他似乎想从折扇上看出点名堂，但是这把沉香折扇除了上面那首缠绵的情诗，还有王学晟、吴满庆两人的名字，再无其他。

还有一个王学晟呢？他也是案件的关键人物，但是所有人都不认识这个人，难道是个化名？难道其中另有隐情？狄仁杰看着折扇突然悟到只是追查吴满庆了，倒忘了这另一个人，不禁暗暗责怪自己疏忽大意了。

狄仁杰正盯着折扇出神，夫人端着香茶进来了。

“夫君，是不是感觉闷热啊？那我去把书房的窗户打开。”夫人见狄仁杰拿着把扇子。

“不……不……夫人怎么会如此以为呢？”狄仁杰笑着说。

“我看你拿着把折扇啊，现在不过刚四月的天气，怎么这么快就把折扇拿出来用了呢？”夫人一边给狄仁杰倒茶，一边说。

狄仁杰接过夫人的茶说了声谢谢，突然他想到了什么。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：“哎呀，我怎么一直都没想到呢？这吴满庆肯定是冤枉的。”狄仁杰的自言自语让夫人一愣一愣的。

他放下茶杯，急忙传洪亮进书房。

“大人，你要释放吴满庆？他可是认罪了的。”洪亮听说狄仁杰要释放吴满庆，大吃一惊。

“是的，你快将吴满庆带到书房来见我，我有话要问他。”狄仁杰吩咐。

不一会儿，吴满庆来到了书房，才一天的时间，他由一名风度翩翩的公子哥，变成了落魄的阶下囚。这一转变让吴满庆变得有点呆呆的，此时，他双目无神地看着狄仁杰。

狄仁杰和颜悦色地对他说：“请你好好回忆一下，近年来可曾同什么人结过怨？”

吴满庆沉思片刻说：“小人虽然平日有寻花问柳的恶习，但对人一向比较宽厚，朋友间有什么困难，也大多乐于解囊相助。就是半年前跟两个人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”

狄仁杰点点头，让他继续说下去。

“这两个人，一人是小人的远亲马俊，想把十几亩薄田卖给我，因为要价太高，我不愿买下，从此便断了来往。一个是小人在妓院里结

识的朋友李文安，他是本城的铁商，因为赌博输了钱向我借钱，但他一开口就要五百两银子。这么大一笔数字，我没有同意。后来他在别人面前骂我不够朋友，说要给我点颜色看看。”

狄仁杰听完吴满庆的话后，吩咐洪亮在衙门找个房间让吴满庆住下，对吴满庆说：“本官暂且相信你不是杀人凶犯，但是没有抓到真正的凶手，你还是脱不了干系，麻烦你暂时先在这里委屈几天。”

吴满庆感激地点点头。

## 5

第二天，狄仁杰先后派人将马俊和李文安传唤到县衙来审问。

马俊说：“当时吴满庆不肯买田，确实让我感到很不满，一气之下和他断绝了来往，但是后来一想，我的要价也确实太高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因此早就不记恨他了。”

马俊还一脸担心地说：“吴满庆虽然平时喜欢拈花惹草，但是从不干伤天害理的事，这次恐怕是冤枉了。”

李文安说：“当时我找他借钱，他居然不借，我感到很生气，不过时间久了，气早就消了。这件事情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”

李文安又说：“除了那次借钱以外，吴满庆还算是够朋友。不过这个人确实比较好色，有一次，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讲，黎氏是昌平县第一美人，如果能够把她搞到手，即使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。”

两人的回答大同小异，都表示没有同吴满庆结怨，但两人的态度有天渊之别。一个好言帮忙，一个落井下石。

特别是李文安后来说的那些话，引起了狄仁杰的注意，这个李文安落井下石，别有用心，让狄仁杰心中很是不舒服。

狄仁杰退堂后，特意去问吴满庆有没有说过关于垂涎黎氏的那些话。

吴满庆肯定地说：“我虽然风流，但是从来不沾染良家妇女，与我来往的女子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再说，在此之前，我真的没有见过黎氏，

怎么知道她到底是不是貌美呢？”

那么李文安为什么要空口胡诌呢？想必还在记恨着吴满庆。狄仁杰暗想。

回到书房后，狄仁杰叫来了乔泰与马荣，吩咐他们俩好好盯着李文安，看他平日里都干些什么。

## 6

一晃一个月过去了，这沉香折扇的案子还是没有任何头绪，乔泰与马荣天天盯着李文安，他们发现李文安不是去城东的烟花巷，就是去城南的茶楼与人喝茶，没有什么可疑行为。

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。

这天，范笑山求见。范笑山见狄仁杰没有定吴满庆的罪，气愤不过，说：“一定是他暗中贿赂你了，你才不定他的罪。”

狄仁杰发怒了：“你要我胡乱杀掉一个人解恨呢，还是想要找到真正的凶手呢？”

“小人当然要找到真凶为妻子报仇，可现在大人迟迟不定吴满庆的罪，真凶什么时候才归案呢？”

“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，你先回去安心等待吧。”

范笑山无可奈何，只好将信将疑地离开县衙回家去了。

狄仁杰此刻心烦意乱。案件迟迟未落定，难道自己的判断有误吗？他换上便服，独自一人往城南走去。那里接近城郊的风景区，平时游客很多，旅店茶楼也比较集中。

到了中午，天空忽然下起雨来，他便走进一家酒店去避雨，抬头瞥见墙上题着不少诗词，对诗词颇有兴趣的他顺着次序一首首看了下去。看到近窗的那首五绝时，不禁吟了起来：

郎去春山远，郎归秋水清。

别来人寂寞，何处寄离情。

这不就是诗扇上题写的句子吗？狄仁杰再看落款处写着“孙书袖”三个字，便不动声色地问酒店主人：“这首诗是什么时候题的？孙书袖是什么人呢？”

酒店主人见狄仁杰是位身材颀长、容貌端庄之人，笑着说：“去年有几位有才情的秀才曾闲游到小店饮酒，醉后题了这首诗，但不知道这个孙书袖是哪一个，现在住在哪里。”

偶然的发现，终于使这桩没有头绪的疑案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。狄仁杰回到衙门，立即发签派人专程查缉孙书袖。

## 7

几天后，孙书袖被带到衙门，狄仁杰拿出诗扇问他：“这首诗是你写的吗？”

孙书袖看了看题诗，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
狄仁杰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问：“我前几天在城南酒店墙上看见题着这首诗，明明署着‘孙书袖’，你为什么不承认呢？”

孙书袖想了一会说：“那墙上的诗的确是我酒后即兴而作，但是那是去年的事，那个时候，我与一个很有才情的女子分开了，心情很低落，就在那家酒店的墙上写了这首诗。我从没有在这诗扇上题字，这王学晟与吴满庆我都不认识。这上面的字迹也不是我的。”

狄仁杰听后，缓和了一下口气说：“既然将你的诗题在扇上，说明此人去过酒店，而且还把诗记了下来。请你再好好辨认和回想一下，他会不会是你的朋友呢？”

孙书袖又拿起诗扇仔细辨认了好久，说：“看笔迹好像是王佐，那天饮酒的时候他也在座。”

又冒出一个人，看来这案子越来越复杂。

于是狄仁杰又派人将王佐带到衙门。

王佐，一个年轻的书生。

狄仁杰问他：“这扇上的字是你题的吗？”

“回大人，是小生题的。”王佐看了看折扇恭敬地说。

“那为什么不署自己的名号？而要写上王学晟呢？”狄仁杰问。

王佐看了看扇子，点点头说：“是小生的表弟请我题首诗在这把扇子上的。他前些日子找到我，说请我在折扇上题首诗，是情诗最好，而且还叮嘱我不要署自己的名字。我就想起了去年我们在酒店聚饮时孙书袖题的那首诗，就随手题在了折扇上。然后随便署了一个名字。”

“哦？那你表弟是谁？”狄仁杰紧接着问。

“就是本城的铁商，李文安。”

“李文安！”狄仁杰的脸上浮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，他的猜想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个李文安确实有问题。难怪他一直就觉得李文安那天提供的信息有点怪怪的，落井下石，一心把我们往吴满庆身上引。

8

半个时辰后，李文安被带到了县衙。

乔泰去带他的时候，他正在烟花巷里作乐呢。他还以为衙门只是问问话，当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公堂，看见公堂上站着表兄王佐时，顿时面无血色，吓得连连后退。乔泰一把拽住他。

“李文安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现在，你这个蓄意强奸杀人的凶犯再也无法狡辩了。”

李文安见事情已经败露，便交代了一切。

原来他早就垂涎于黎氏的美色，当他打听到范笑山外出经商后，便袖藏事先请王佐题写的诗扇，趁雨夜潜入范家。他本来打算，万一不能得手，就丢下诗扇嫁祸于吴满庆，以报半年前拒绝借钱之恨。谁知黎氏禀性贞烈，持刀抗拒，他在慌乱中起了杀心，终于酿成了大祸。

吴满庆无罪释放，李文安打入大牢等候发落。这桩扑朔迷离的诗扇案终于抽丝剥茧般露出了真相。

这惟一让众人不解的是，狄仁杰怎么知道不是吴满庆作的案呢？



原来，是狄仁杰的夫人给他的启示。那天在书房里，夫人随口一句，让狄仁杰窥探了天机。黎氏被杀是在四月上旬，那天又下着雨，天气肯定还很凉爽，怎么用得到折扇呢？而且凶手既然蓄意要去逼奸，带着折扇不是给自己增加累赘吗？

因此狄仁杰断定，这是有人故意丢下，企图嫁祸他人。

于是狄仁杰就从与吴满庆有过节的人入手，开始审问马俊和李文安的时候，他们对他们俩都没有起疑心。但是当李文安落井下石，诬陷吴满庆曾经觊觎过黎氏，企图让狄仁杰把注意力转到吴满庆身上时，狄仁杰便对他产生了怀疑。果然，这嫁祸之人就是李文安。